

中译本序

——意大利对启蒙运动哲学的最重要 贡献：维柯的《新科学》

〔意〕古斯塔沃·科斯塔*

1725年，维柯在致贝尔纳多·马利亚·贾科神父的信中，对他新近出版的《新科学》所遭受到的冷遇，深表失望^①。维柯这篇雄辩的富于《圣经》隐喻的书信体散文，是对十八世纪文化提出的一篇激烈的诉状。他把那不勒斯说成是荒场，这是一个典型地据《圣经》作的形象比喻（《诗篇》102:6；《路加福音》1:80），因为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杰作。维柯把《新科学》的失败归咎于据说源于法国的“腐败的文学风气”。正是这种不利的思想气候，不仅把那不勒斯，而且把大部分欧洲都化为荒芜之地。维柯处在这种旷野的包围之中，但他在孤独中感到自信：他首先把自己形容为一个“新人”

科斯塔(Gustavo Costa)系意大利那不勒斯维柯研究中心在美国维柯研究会的代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意大利语系主任，本文是他特意为《维柯著作选》中译本撰写的序言。文中所引意大利原文中译文，由柳如玉女士作了校订。——译者

① G. B. 维柯：《全集》，F. 尼科利尼编（米兰-那不勒斯：里恰尔迪，1953年），第117—119页。关于贾科，参见F. F. 马斯特罗扬尼：《那不勒斯嘉布遣会修士史上詹巴蒂斯塔·维柯的一个朋友》（Un amico di Giambattista Vico nella storia dei Cappuccini di Napoli），载《圣方济各会研究与探索》（Studi e Ricerche Francescane），I（1972年），第91—122，165—265页；M. 拉克：《“证实”哲学史 维柯，B. M. 贾科和嘉布遣会》（Storia di un “avallo” filosofico: Vico, B. M. Giacco e l’ordine cappuccino），载《维柯研究中心学报》（Bollettino del Centro di Studi Vichiani），III（1973年），第164—169页

(“io mi sento avere vestito un nuovo uomo”)[“我觉得自己变成了新人”],适用圣保罗用以指明基督教拯救人类的措辞(《哥林多后书》5:7;《以弗所书》4:24;《歌罗西书》3:10),然后形容为一个不怕死并蔑视对手的英雄(“questl’opera mi ha informato di un certo spirito eroico, per lo quale non più mi perturba alcuno timore della morte e sperimento l’animo non più curante di parlare degli emoli”)[“这部著作使我感受了某种英雄精神,因此使我毫不畏死,富有勇气,不再与对手一般见识了]。维柯认为自己超越同时代人之上,因为他认为神意选他来揭示一个新的真理。像大卫一样(《诗篇》27:5;40:2),他也被上帝“高举在磐石上”,命定永远如此(“Finalmente mi ha fermato, come sopra un’alta adamantina roccia, il giudizio di Dio”)[“上帝的意愿使我最终走上了磐石的顶峰”]。在这封富于感情色彩的信中所运用的这些《圣经》里有关荒场和磐石的形象比喻证明,维柯本人是他自己的传奇的创作者:一个伟大天才的传奇,他在自己时代里遭到误解,既未从同时代人那里学到什么,亦未教育过同时代人。

意大利复兴时期维柯解释者所倡言的维柯与文坛隔绝的神话得到克罗齐唯心主义学派的认可,但最先在尼古拉·阿巴尼亚诺这位杰出的哲学史家编辑的维柯著作(1952年出版)中遭到挑战^①。照阿巴尼亚诺的看法,维柯应被看作“una manifestazione integrante dell’illuminismo settecentesco”[“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不可或缺的表现”],因为他同洛克和牛顿一样,也试图界定人的能力。维柯同英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相似关系清楚地表明,他同笛

^① G. B. 维柯:《新科学和著作选》(*La Scienza Nuova e Opere scelte*),N. 阿巴尼亚诺编,第2版(图林都灵印刷出版联盟,1966年),第22—23页

卡尔的对立必须按照他自己时代的文化来解释。有鉴于此,阿巴尼亚诺筹划了未来研究纲领,它旨在弄清维柯与十八世纪上半期文化生活之间的联系,同时将引出一一种足以容纳像维柯这样一位思想家的新的拓宽的启蒙运动概念。这个纲领仍然令许多学者感到不安,因为它迫使他们用一种崭新的观点看待维柯,让他进入英法启蒙运动的 *hortus conclusus*[殿堂]。然而,我相信,阿巴尼亚诺约近三十年前提出的这项研究方针,是唯一为了十八世纪学术而可为人们遵循的方针。其它方针只会缩小维柯这个人物的的重要性,忽略他对欧洲文化所作的许多贡献,而这些贡献唯有揭示历史真理才可能做出。事实上,阿巴尼亚诺的纲领一直指引着过去十年里在由彼得罗·皮奥瓦尼领导的那不勒斯维柯研究中心赞助下所进行的维柯研究,彼得罗·皮奥瓦尼最近去世是维柯研究的一大损失。现在,遮蔽维柯在西方哲学史上地位的迷雾正在消散,《新科学》与以前、当代和今后各时期的思想传统的种种联系现已愈益明显可见。因此,关于维柯处在旷野之中的传奇几乎已经消失了,下述各个事实开始显现:(1)维柯的《新科学》包含属于启蒙运动的文化成分;(2)维柯的思想通过克罗齐和尼科利尼这些学者未注意到的渠道而传入欧洲十八世纪文化中。

* * *

尽管维柯断言,他喜爱的著作家是柏拉图、塔西佗和培根,但《新科学》还是从各种不同的、远非正统的来源汲取启示。洛克和斯宾诺莎这两个对启蒙运动时代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家^①。这两个人在维柯的时代都被认为是该诅咒的人,因为他们的思辨看上去

^① 详见 G. 科斯塔:《维柯与洛克》(Vico e Locke),载《意大利哲学评论报》(*Giornale Critico della Filosofia Italiana*)XLIX(1970 年),344—361 同著者:《维柯与十八世纪》(Vico e il Settecento),载《意大利论坛》X(1976 年),10—30。

与天主教教义势不两立。鉴此，维柯不承认他受洛克和斯宾诺莎影响，而是从他本人哲学的优越观点出发同他们论战。然而，他的思想却建基于洛克和斯宾诺莎的体系之上，尽管采取一种独特的方式，而这两个体系被放在它们各自背景中加以观照：对于洛克是培根所提出的经验主义，对于斯宾诺莎是建基于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之上的文艺复兴哲学传统。维柯把洛克同斯宾诺莎对比，因为他用前者的心理学来证明后者的不足：当用洛克在其《人类理解论》（这本书由理查德·布里奇译为拉丁文）（伦敦，1701年和莱比锡，1709年）中所提供的理智工具来审视时，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及其文艺复兴前驱显得仅仅是诗性的和幼稚的。然而，维柯并不打算抛弃斯宾诺莎和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他只是设想斯宾诺莎主义处于‘理想永恒历史’的一个阶段（N. S. ³ 245^②），他把这个阶段等同于野蛮时期。畏惧闪电的原始人通过自发创造按泛神论等同于自然的朱庇特的神话来解释这种现象。因此，他们是建基于直接经验之上的、后来培根使之臻于完善的归纳方法的不自觉的拥护者。特别是在英国，由经验主义学派所作出的这一进步使维柯得以衡量泛神论宇宙观的哲学局限性，而照培尔看来，这种宇宙观的最新表现就在斯宾诺莎的思想之中。

但是，斯宾诺莎不仅是他的《用几何学证明的伦理学》（*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中所描述的泛神论体系的创作者，而且也是他的《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中的近代《圣经》批评的创作者。维柯不仅思索前者，而且也考虑后者。本文无需强调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对《新科学》的影响，因为克罗齐在其论维柯的那本开拓性书中已令人信服地确立了这一

点^①,而且詹姆斯 C. 莫里森在新近一篇论文中也有力地申明了一点^②。怀疑维柯受过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影响,那是很愚蠢的,斯宾诺莎的这本书包含研究古代传统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可同样地应用于宗教的和世俗的研究。斯宾诺莎对《圣经》的批评通过理查德·西蒙而影响到天主教世界,成为保罗·阿扎尔在一部经典著作中所分析过的所谓欧洲良心危机的一个基本方面^③。保罗·韦尼埃雷在论斯宾诺莎在法国的命运的一篇不朽论著中评价了《神学政治论》在十八世纪中享有的盛名^④。就那不勒斯的史实而言,我将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斯宾诺莎的《圣经》批评所享有的盛名:维柯的同时代人和敌人彼得罗·詹诺内所写的禁书《教皇的三重冕》(Triregno)^⑤。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维柯研究荷马诗歌的方法受斯宾诺莎研究《圣经》的方法影响。然而,单单按照《神学政治论》来看待维柯的“发现真正的荷马”(N. S.³ 第3卷),而不考虑十八世纪学术的其它方面,是错误的。这些方面包括围绕荷马诗歌展开的今古之争,以及由于主编圣人行传的耶稣会教士(Bollandists)、莫尔会^⑥教士(Maurists)、莱布尼茨和穆拉托里的

① B. 克罗齐:《詹巴蒂斯塔·维柯的哲学》(巴里:拉泰尔扎,1965年),第181—182页。

② J. C. 莫里森:《维柯和斯宾诺莎》(Vico and Spinoza),载《思想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XLI,第1期(1980年1—3月),49—68。

③ P. 阿扎尔:《1680—1715 欧洲良心危机》(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 1680—1715)(巴黎:法亚尔,1961年),第165—181页。

④ P. 韦尼埃雷:《斯宾诺莎与大革命前的法国思想》(Spinoza et la pensée française avant la Révolution)(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54年),I, 随处。

⑤ 《意大利启蒙运动派分子》(Illuministi italiani),I:《彼得罗·詹诺内的著作》(Opere di Pietro Giannone),S. 贝尔泰利和 G. 里库佩拉蒂编(米兰:那不勒斯:里恰迪,1971年),第581—592页。

⑥ 1618年由法国天主教本笃会修士所建立的修会,以致力于历史和神学研究为宗旨。——译者

齐心协力,或者由于似乎是对犹太教-基督教文明的传统价值提出挑战的域外旅游者的报告而兴起的中世纪史学家的一个新学派。

保罗·罗西把维柯说成是一位与其时代的文化毫无接触的学者。欧金尼奥·加林在为 1978 年威尼斯大学准备的杰出论文中含蓄地与保罗·罗西论战,他有力地断言应当按照十八世纪哲学来解释《新科学》:“Vico, dal suo angolo napoletano, del resto non trascurabile centro di cultura e molto meno ‘angoletto morto’ di quanto credeva Gramsci, viveva. sia pure in forme bizzarramente personali, un’esperienza europea。”[“维柯,来自偏僻的那不勒斯,它既不是引人注目的文化中心,也不像格雷姆斯认为的‘射击死角’,他似乎生性古怪,但一直是生活在一种欧洲人的感受中。”]^①加林强调维柯的文化中的英法成分,这可由他的引文和下述事实来证明:他频频出入大学者朱塞佩·瓦莱塔(尼古拉·巴达洛尼、维托伊沃·孔帕拉托和米凯莱·拉克新近在研究的一个重要人物)的藏书室,并且是哲学家保罗·马蒂亚·多里亚的朋友。加林论述了维柯同十八世纪早期思想的三个杰出代表人物即培尔、沙夫茨伯里和曼德维尔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沙夫茨伯里经常出入那不勒斯的瓦莱塔的藏书室和多里亚的沙龙,加林认为,他在维柯的世界观形成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沙夫茨伯里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曾引起莱布尼茨、狄德罗、赫德尔和歌德这样一些思想家的注意,它是对各种各样的见解,诸如文艺复兴和经过培尔和托兰修正

^① E. 加林:《维柯与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Vico e l’eredità del pensiero del Rinascimento),载《今日维柯》(Vico oggi),A. 巴蒂斯蒂尼编(罗马:阿尔曼多, 1979年),第 77 页。至于罗西的观点,参见 P. 罗西:《詹巴蒂斯塔·维柯的生平与著作》(La vita e le opere di Giambattista Vico),载《博古:维柯研究》(Le sterminate antichità: studi Vichiani)(比萨:尼斯特里利希,1969),第 77 页及随处。

的斯宾诺莎泛神论以及对希腊神话、尤其赫丘利的神话的种种解释的一种反应。加林把维柯的《新科学》解释为沙夫茨伯里的乐观主义观点与培尔和曼德维尔的悲观主义观点的综合。如果我们记住维柯《新科学》中隐含着的政治倾向，则加林的解释就显得甚至更令人信服。在斯图亚特王朝的追随者和所谓“光荣革命”的拥护者之间的大决战中，维柯明确地同情英国议会制度，把英国理智的进步归功于自由、与政治上的哥特式倾向相一致的舆论^①。

维柯的《新科学》是后蒙运动时代在英国和大陆争论的一些问题的独创性发展。保罗·罗西最近在其题为 *I segni del tempo : Storia della terra e storia delle nazioni da Hook a Vico* [《时代的痕迹 从胡克到维柯的地域史和民族史》] (米兰 费尔特里内利, 1979 年) 的书中对这种解释提出挑战。作为英美论文的汇编，这本书力图抵制当今意大利维柯研究倾向。但是，罗西只是间接地运用外交手腕抨击他的目标，对一部重要的维柯论著的作者艾赛亚·伯林爵士发难。伯林不相信维柯处在荒场之中的传奇，他正确地告诫说，思想‘传播不带标签’，^②，因此，我们应当从广阔的欧洲背景来研究《新科学》，不仅考虑维柯明白援引的作者，而且考虑他的著作中显然有影响的作者。罗西把维柯解释为一个孤独的和偏狭的修辞学教授，与时代文化相隔绝。为了替自己的这个解释辩护，他在书的第一部分里考察了维柯对主要围绕托马斯·伯内特的划时代的《神圣的地球理论》(*Sacred Theory of the Earth*) (1681 年拉丁

① G. 科斯塔：《维柯政治思想的当初和今天》(Vico's Political Thought in his Time and Ours)，载《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 第 43 卷，第 3 期 (1976 年秋季刊)，612—624

② I. 伯林：《维柯与赫德尔 思想史上的两项研究》(纽约 瓦金, 1976 年)，第 140 页注。

文初版)的那些地质进化研究所抱的态度。罗西追溯了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进化论历史,研讨了诸如罗伯特·胡克、约翰·伍德沃德、威廉·沃顿、爱德华·斯蒂林弗利特、马修·黑尔、伯内特、玻义耳、牛顿、笛卡尔、丰特内尔、培尔、莱布尼茨、威廉·惠斯顿、约翰·凯尔、霍尔巴哈、伏尔泰、布丰、狄德罗、詹姆斯·赫顿这些著作作者。罗西强调向《圣经》观点挑战的这个思想运动的重要性,按照《圣经》观点,自然史与人类史平行;罗西还强调维柯在其第一版《新科学》(1725年)中抨击伯内特这一事实。罗西认为,这个事实证明,维柯并不理解人这个概念在其时代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因为他与同时代文化的最富有生命力的潮流相隔绝。因此,他猛烈抨击尼古拉·巴达洛尼,后者坚认,维柯从伯内特受到启示,但同时明智地摒弃《神圣的地球理论》的极端立场。

罗西对进化论史的重建主要依据一些著名的英美研究成果,诸如唐·卡梅伦·阿伦的《挪亚的传奇》(*The Legend of Noah*)、约翰·C.格里纳的《亚当之死》(*The Death of Adam*)和马丁·J.S.鲁德威克的《化石的意义》(*The Meaning of Fossils*)。罗西并未花许多篇幅来讨论这个历史的意大利方面,尽管他没有忘记强调像阿戈斯蒂诺·希拉、安东尼奥·瓦利斯内里和安东·拉扎罗·莫罗这样一些科学家的重要性。在我看来,罗西关于维柯的一些论断的正确性因他对意大利科学家对于伯内特及其地质进化论的态度研讨不够而动摇。目睹了伯内特在意大利的命运,就可以明白,从维柯对《神圣的地球理论》的冷淡态度来看,维柯决未与他同时代的科学家相隔绝。事实上,这书一问世,似乎就在意大利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兴趣。1686年,洛伦佐·贝利尼在一封致马尔切洛·马尔皮吉的信中,对伯内特的书的头两卷表达了他的敬佩之情:

“Il mio cuore è il Burnezio, né io ho letto mai fantasia più nobile

della sua, né più dottamente e nobilmente condottra.” “[我喜爱伯内特, 我从未读过想象力如此丰富的作品, 也未看到过如此博学而卓越的品格。]”^① 马尔皮吉急切地想读到《神圣的地球理论》的第二篇: “Non vedo l’hora, ch’il Sig. Brunetio dia alla luce l’altra parte. perché non si può negare ch’egli non sia un grand’ingegno.” “[我焦急地等待伯内特先生的另一部书问世, 因为不可否认, 他确实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② 但是, 当这部著作出名后, 其基础的可靠性受到了怀疑。1703 年, 贾钦托·切斯托尼对进化论想要解释山顶上存在贝壳化石这一点表示怀疑: “E certi filosofanti dicono sopra di esse di belle cose ridicole, cioè che anticamente vi arrivasse il mare, chi che vi fussero delle città distrutte, e chi procedute dal diluvio, et altre ciancie.” “[而某些肤浅的哲学家说它们是些可笑滑稽的玩意儿, 就是说, 在古代就有大海了, 大洪水造成了许多城市遭受破坏, 还说了其他一些空话。]”^③ 切斯托尼是在一封致瓦利斯内里的信中写下这段严厉评语的, 后者在其论著 *De’ corpi marini che su’ monti si trovano* [《论在山峰上所发现的海洋物体》](1721 年) 中, 拒斥伯内特的理论, 并且坚认, “il mondo sia sempre stato come ora veggiamo. con i suoi monti. con le sue valli e con i suoi fiumi.” “[世界及其山谷和河流将如我们今天所

① 《马尔切洛·马尔皮吉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Marcello Malpighi*), H. B. 阿德曼编(伊萨克·伦敦: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75 年), III, 第 1220 页。

② 同上书, 第 1224 页。

③ G. 切斯托尼: 《安东尼奥·瓦利斯内里书信集》(*Epistolario ad Antonio Vallisnieri*), S. 巴廖尼编(罗马: 意大利皇家科学院, 1940—1941 年), I, 第 452—453 页。

看到的那样继续存在下去。’]^①

伯内特的著作所引起的讨论促使路易吉·费尔迪南多·马尔西利研究海洋。他的研究成果是 *Histoire physique de la mer* [《海洋自然史》] (1725 年)，这本书被认为是海洋学早期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然而，马尔西利对《神圣的地球理论》评价并不高，因为他宣称，真正认识了地球的结构，就可表明，迄今出版的关于这个论题的所有书籍都是如何不可信：“On détruiroit par là certainement bien de sotises, dont on a composé des volumes sous différents titres, et par lesquelles on veut nous persuader que la forme du monde a été entièrement changée per le Déluge。”[“今天人们愚蠢之极而堕落，有些人竟然编造各种名目的书本，企图让我们相信，大洪水使世界面目全非。’]^② 其实，马尔西利情愿相信《圣经》，正如他在 1725 年致瓦利斯内里的一封信中所说，他相信 “non fece il Diluvio quelle tante rovine nel globo della terra . esaggerate da molti, che danno a gli altri ed a se stessi ad intendere che ogni materia si disciogliesse, né pur salvì rimanendo i metalli.” [“大洪水并未对地球的土壤造成很多破坏，人们言过其实，是其他一些原因或它本身的作用，使每一种物质都溶化了，连金属也不例外。’]^③ 意大利文化的另一个杰出人物希皮奥尼·马费伊(他与瓦利斯内里有联系)研究了在韦罗纳领土中存在的化石鱼，但在致拉

① A. 瓦利斯内里：《论在山峰上所发现的海洋物体，关于它们的起源以及在大洪水前、大洪水中和大洪水后的世界状况》(De' corpi marini che su' monti si trovano, della loro origine e dello stato del mondo avantiidiluvio, nel diluvio e dopo il diluvio) (威尼斯：D. 洛维萨，1721 年)，第 65 页。

② L. F. 马尔西利：《海洋自然史》(阿姆斯特丹：由该学会出资，1725 年)，序言。

③ A. 瓦利斯内里：《物理学·医学书籍和手稿》(Opere fisico-mediche stampate e manoscritte) (威尼斯：S. 科莱蒂，1733 年)，II，第 361 页。

孔达明的信中承认，同时代的进化理论不能令他满意：“Chiunque sopra ciò ha scritto, ha potuto far pompa del suo ingegno e del suo sapere, ma per verità niuna delle molte opinioni appaga, e niuna ve n' ha per anco, contro la quale non militino insolubili difficoltà.”[“谁就此这么写,谁就在夸耀其才华和学问,而就事实而言,谁都不能夸耀有很多意见令人满意,并且谁都不会有很多这种意见,相反地,这种事实并不能解决一些无法解决的困难。”]^①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乔瓦尼·比安基(Janus Plancus)发表了一部关于贝壳的论著 *De conchis minus notis*[《论不知名的豆荚状东西》](1739年初版,1760年再版),他在书中贬低《神圣的地球理论》,附和《圣经》捍卫者。对伯内特在意大利的命运的这种全面考察足以证明,在消除“cafoncesca”^②“risoluzione nella terra immaginata da Tommaso Burnet”^③“由托马斯·柏内特斯想象的对地球的奇特解释”]^④上面,维柯并未同当时最重要的思潮相隔绝。

把《新科学》作为启蒙透动的一个典型产物来解释,我们就能够把维柯看作是在各门社会科学和人类科学领域里发展洛克思想的一个独创性哲学家。诚然,维柯的体系应当视为意大利对启蒙运动哲学的最重要贡献。但是,这种贡献在十八世纪的遭遇如何呢?维柯的命运的问题是与其对维柯的解释的问题紧密相关的。当《新科学》被认为是十九世纪历史主义的萌芽(“il secolo decimonono in

^① S. 马费伊:《论闪电的形成》(*Della formazione de' fulmini*) 韦罗纳:G. A. 图梅尔马尼,1747年),第117页。

^② G. B. 维柯:《关于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理》(*Principi di una scienza nuova intorno alla natura della nazioni*),图利奥·格雷戈里编(罗马:阿泰内奥和比扎里版1979年),第75页。

germe”“[十九世纪的萌芽”],如克罗齐在其很有影响的论著中所肯定的那样^①时,学者们因傲慢而看不到在启蒙运动的发展与维柯思想之间的联系。同时代人提到维柯时,看来都无非是在证明,维柯的哲学完全被人们误解。克罗齐和尼科利尼的 *Bibliografia vichiana* [《维柯文献目录》] (1947—1948) 证明了这种态度。这部学识渊博的著作毛病出在前提上,即克罗齐认为,维柯是他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前驱。既然我们认为《新科学》不再是同十八世纪文化相对立的著作,而是大陆启蒙运动的杰作,那末,我们就更能驱散一向笼罩着维柯在他自己时代的命运的迷雾。一片新的、几乎没有耕耘过的大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急于想更多地了解它。为了开辟新天地,更好地认识《新科学》在十八世纪的遭遇,我们提出一个不怎么偏狭的启蒙运动概念,这运动看来不再专门是英法哲学家之间的对话,而是一种欧洲理智现象。沿着这个方向完成的工作是一项吸取各代学者的努力的任务。然而,我相信,这幅图景的主要轮廓已经显示出来,未来的研究将不会从实质方面改变它们。因此,在结束本文时,我来考虑一下维柯在启蒙运动背景中的命运,就像近来一些研究所表明的那样。

在维柯的著作中间,他的《自传》享有广泛的声誉^②。它曾以原始形式(比现代一些版本要短得多)流传,如它被收入安杰洛·卡洛杰拉的 *Raccolta d'opuscoli scientifici e filologici* [《科学和哲学小册子汇集》] (1728 年)那样。《自传》前面曾附上焦万纳尔蒂柯·迪波尔恰的“Progetto ai letterati d'Italia per scrivere le loro vite”

① 克罗齐:《G. B. 维柯的哲学》,第 226 页。

② G. 科斯塔:《一项不朽的威尼斯成就:G. B 维柯的自传》(An Enduring Venetian Accomplishment; The Autobiography of G. B. Vico),载《意大利季刊》,XXI, 第 79 期(1980 年冬季刊),45—54。

[《请意大利学者写自传的建议》]。这篇文章以维柯的《自传》为背景论述了迪波尔恰对法国批评学派、基于拉丁文和经院哲学之上的当代教育制度以及所谓古人派的支持者的猛烈抨击。鉴此,人们很容易理解何以维柯的思想看来让他自己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和保守知识分子都感到疑虑。然而,最初发表维柯《自传》的卡洛杰拉期刊的威望为它打开了许多扇门,决定着这个哲学家身后好多年里在意大利以及德国的命运。启蒙运动时代维柯思想生活的种种描绘全都根据《自传》。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克里斯蒂安·戈特利布·约歇尔的《通用学者辞典》(*Algemeines Gelehrten-Lexicon*) (1750—1751 年)中的维柯辞条,它是《自传》的长篇而详尽的摘录,其中提到作为《新科学》核心的维柯的“理想永恒历史”。约歇尔用德文写的《自传》摘要对于有兴趣于维柯命运的学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通用学者辞典》是哈曼和赫德尔这样一些人物所熟悉的。然而,它却未引起克罗齐和尼科利尼的注意。维柯《自传》的摘录也见诸其它一些参考书,如约翰·海因里希·笨德勒的 *Grosses vollständiges universal Lexicon all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科学和艺术大全辞典》] (1732—1750)、菲利波·迪福尔蒂斯的 *Raccolta delle vite e famiglie degli uomini illustri del Regno di Napoli* [《那不勒斯王国著名人物生平和家庭汇集》] (1755 年)以及尼古拉·弗朗索瓦·约瑟夫·埃洛伊的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Médecine* [《医学史辞典》] 的意大利文版 *Dizionario storico della Medicina* (1761—1765 年)。

现在仍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自传》的广泛声誉是否归功于《新科学》的传播。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十八世纪文化有三个区域受到维柯思想影响:苏格兰、西班牙和法国。在苏格兰,马里歇尔学院的古典学者托马斯·布莱克维尔开创了荷马研究中很有

影响的尚古主义倾向,把维柯的观点与詹温琴佐·格拉维纳在其 *Ragion poetica* [《诗的理性》] (1708 年)^①中所表达的那些观点混合起来。在西班牙,洛伦佐·博图里尼奠定了前哥伦布研究的基础,按照《新科学》来解释古代墨西哥文明^②。在法国,维柯的哲学被认为是卢梭思想的先驱。1768 年 6 月,颇有声望的《百科全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迪尼-菲内蒂论争的匿名文章透露了这一点:“Jean-Baptiste Vico a été le premier qui dans ses *Principi di scienza nuova* a osé prétendre qu’originaires les hommes vivoient exactement comme les bêtes. L’homme le plus fécond en paradoxes. l’éloquent M. Rousseau de Genève a étendu cette idée, et toutes celles qu’il a trouvées éparses dans beaucoup d’Auteurs, et qu’il a rassemblées dans son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J. B. 维柯第一个敢于在他的《新科学原理》中宣称,人最初的生活和动物完全一样。最善于提出怪论、善辩的日内瓦卢梭先生发展了这个思想以及所有已在许多著作中传开的思想和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汇集的思想。”]^③ 1768 年 8 月洛桑出版的 *Gazette*

① G. 科斯塔:《格拉维纳与维柯之间的托马斯·布莱克维尔》(*Thomas Blackwell fra Gravina e Vico*),载《维柯研究中心学报》(*Bollettino del Centro di Studi Vichiani*), V (1975 年),40—55。

② G. 科斯塔:《关于维柯与博图里尼的关系》(*A proposito del rapporto Vico-Botturini*),载《维柯研究中心学报》,IX (1979 年),133—140。

③ 《百科全书杂志》,1768 年 6 月 1 日,第 4 卷,第 3 编,149。参见 B. 克罗齐和 F. 尼科利尼:《维柯参考文献目录》(那不勒斯 里恰尔迪,1947—1948),I,第 382 页。上引段文章的作者可能是《百科全书杂志》评论外国书籍的弗雷德里克-埃马纽埃尔·柯林德瓦尔参见《〈百科全书杂志〉和印刷协会:敬念皮埃尔·卢梭(1716—1785 年)和夏尔·奥古斯特·德·魏森布鲁赫(1744—1826 年)》[*Le Journal Encyclopédique et la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Exposition en hommage à Pierre Rousseau (1716—1785) et Charles-Auguste de Weissenbruch (1744—1826)*] (布永:魏森布鲁赫,1955 年),第 21 页。关于《百科全书杂志》在启蒙运动背景中的作用,参见 G. 沙利耶和 R. 莫尔捷《百科全书杂志》(*Le Journal Encyclopédique*)(1756—1793 年)(巴黎:尼译,1952 年)。

littéraire et universelle de l'Europe [《欧洲文学综合报》] 中也指出了：“Jean Bapt[iste] Vico dans ses Principi di Scienza nuova et l'éloquent Mr. Rousseau de Genève dans son ital.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ont prétendu qu'originiairement les hommes vivaient exactement comme le bêtes.”

[J. B. 维柯在他的《新科学原理》中和善良的日内瓦卢梭先生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都宣称，人最初的生活和动物完全一样。】^① 甚至 1768 年 10 月的 *Mercure de France* [《法兰西信报》] 对于维柯与卢梭之间的关系也持同样的看法：“C'est Jean-Baptiste Vico qui, le premier, a imaginé que les premiers hommes avoient vécu long-tems dans un état brut et grossier qui ne les distinguoit en aucune maniere des bêtes. Mr. Rousseau, dans son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voulut prouver que c'étoit l'état naturel de l'homme.”

“正是 J. B. 维柯第一个想象，最初的人类长期处于粗野状况，其生活和动物无任何区别。卢梭先生在他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讲演中也论证，这是人类的自然状态。”^② 事实上，卢梭一直与杰出的藏书家卡米耶·法尔科内保持联系，而后者在其巴黎的寓所里藏有维柯的《自传》和《新科学》第 2 版（1730 年）^③。

古斯塔沃·科斯塔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

1991 年 8 月 14 日

① 《欧洲文学综合报》(*Gazette littéraire et universelle de l'Europe*), 1768 年 8 月, 第 2 卷, 92。

② 《法兰西信报》, 1768 年 10 月, 第 1 卷, 131。

③ G. 科斯塔、维柯、卡米耶·法尔科内和百科全书派 (Vico, Camille Falconet e gli Enciclopedisti), 载《维柯研究中心学报》, III (1973 年), 147—162。

英 译 者 序

在过去几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詹巴蒂斯塔·维柯在意大利一直占有不同寻常的地位，意大利哲学家公认，他是意大利最伟大的民族哲学家，但在意大利以外，他却不如许多未被如此推崇的同胞那样出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他的一些著作的最初英译本问世，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其中最著名的是 T. G. 伯金和 M. H. 菲施的维柯《自传》及最后一版《新科学》的英译本，它们分别于 1944 年和 1948 年出版。随着对维柯兴趣的增长，这两个译本后来又作过修订，1965 年又新增了由 E. 詹图尔科英译的、维柯在 1709 年发表的《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一书。这些译本的问世使操英语的学者第一次能够阅读维柯的一些极为重要的著作。结果，许多迷人的方面开始显露出来，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还引出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书籍和文章，它们对他的思想的各个方面作了种种常常互不相容的解释和评价。然而，事实上，维柯的有些最重要著作从未被译成英文，至今还未出版过一部他的文选译本。本书准备满足这后一种需要，并选译他的一些目前尚无译本的著作来弥补空白。

本书的首要目的是提供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维柯著作选集，但有一点保留必须在此说明。维柯是一个多方面的思想家，他的兴趣和研究广及认识论、社会和政治哲学、法学、修辞学、神话学、语文

学^①、人类学、历史学以及许多其他学科。要从涉及如此众多研究领域的著作选编一部具有代表性的选集，就不得不采取某种选择原则。可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一种办法是遵照许多选集的做法，把他的著作集再分成许多部分，每一部分都是摘自许多不同著作的关于某个专题的节录。遗憾的是，出于许多原因，对维柯不容易作这样的处理。无论在思想还是语言表达上，他都可能是极其晦涩的，只有研读了他的著作的长篇大段摘录，才能把握他的论述的要旨。其次，不论他如何详尽地论述一些具体观点，他总是注意到这些观点所涉及的一些更为广泛的问题，尽管他不能驾轻就熟地阐明某些理论的具体应用与这些理论本身之间的联系。因此，为要有理由确信，已经把握了他的一般观点的意义，往往就必须通读具体应用这种观点的长篇大论。最后，长期以来，他的思想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所以他的早期著作与晚期著作中所表达的理论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这些考虑使人感到，按照论题来编选，不会有多大好处；而按照年月顺序来编选某些著作的相当重要的部分，对于理解维柯思想的发展以及把握他的学说的整体性质，恐怕更为恰当。然而，即便如此，在任何一部可以编排的选集中，也都只能收入一小部分维柯著作，大部分不得不割爱。我最后采取的原则是，尽可能多收入这样一些著作，它们对于理解包含在公认的维柯杰作即 1730 年版和 1744 年版《新科学》中的诸学说的发展和性质来说是攸关重要的。这意味着，收入目前已有译本的一些著作中的若干部分，而作为代价同时舍去其他一些尚无译本的著作。然而，没有一

^① 语文学 (philology), 又称“语史学”或“文献学”。它偏重于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字, 与语言学 (linguistics) 是不同的。维柯用这个术语指史学研究, 语文学家即指通常的历史学家。——译者